

编者按：

“创建学习型社会”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倡导的一个社会发展理念，其基本内涵是希望通过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进一步推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热潮的形成。如今，建设学习型社会不仅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而且亦作为我国未来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了加深对学习社会理论的理解，本刊特组发专题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对如何理解与贯彻学习社会的基本理论与内涵作了深层分析。

论“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 理论与实践之异同

◆吴遵民 美丽开·吾买尔 傅 蕾

摘 要 本文将就“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理念的异同，分别从提出背景、理论基础及内涵本质等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梳理，以此推动我国“学习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 学习社会；学习型组织

在“学习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开始在全国蓬勃地展开之际，“学习型组织”这一具有相似结构的名称和术语亦跳入了人们的眼帘，由于其具有明晰的操作性特征，以致让人们误以为“学习型组织”与“学习社会”系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而在概念得不到澄清并出现误读的状况之下，一些研究者甚至以讹传讹，他们将两者进行了人为的嫁接与“大胆的构建”，于是，一种被誉为是后现代的企业管理论——“学习型组织”就变成了社会学乃至教育学——“学习社会”理论的基础。而随之“学习型组织是构建学习社会的基石”、“学习社会需要依靠多种学习型组织的有机发展”等表述亦纷纷出现。本文将就“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理念的异同，分别从提出背景、理论基础及内涵本质等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梳理。

一、“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理论背景与起源的差异

(一)“学习社会”概念提出的背景

“学习社会”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教育家、永恒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者罗伯特·哈斯钦(Robert M. Hutchins)提出，他在1968年出版的《学习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一书中，以古代雅典教育为例，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功利主义取向的教育目的进行了抨击，同时对实现“学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描述和论证。

哈斯钦提出“学习社会”的思想与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积聚的阶段。为了提高就业率，当时的职业教育占据了主流，而教育也被

吴遵民 美丽开·吾买尔 傅 蕾/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上海 200062)

看作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及国民增强自身劳动能力的一种方式。当教育被看作是一种投资的行为,人也被视为是一种资本的学说影响下,美国的教育及其制度开始追求功利化,所谓“教育决定职业,学历决定地位”的思潮也越演越烈。这一状况进一步导致了人们对闲暇教育的忽视与冷漠,与此同时还引发了当时的社会民众陶醉于纵欲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潮。

再就首倡者哈钦斯的思想观点来看“教育的目的是要引出我们人类天性中的共同要素。这些要素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1]永恒主义思潮还认为世界受真、善、美原则的控制,这些原则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独立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它们应该是永恒不变的。换言之,“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教育的性质也是永恒不变的”。^[2]处于对当时功利主义教育思潮的忧虑及自身永恒主义思想的追求,哈钦斯于1968年提出了“学习社会”的理念,并以此希望破除美国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提倡教育回归本真。

(二)“学习型组织”概念提出的背景

1990年彼得·圣吉出版了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4年,彼得·圣吉又相继推出了《第五项修炼》的续集——《第五项修炼·实践篇》及《变革之舞》。人们普遍认为《第五项修炼》及其两本续集的出版标志着学习型组织理论及其框架的基本形成。笔者以为,这一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顺应了以下三个需要。

1.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知识经济的出现再次表明生产率的提高不再仅仅大量依赖于有形的资产,知识和技术作为无形资产已经成为了企业创造财富的主体。因此,企业认识到了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重要,而能否具有这种能力,也将成为未来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关键。此外,随着国际分工和商品贸易的进展,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为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这就势必增强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市场的复杂性。这些都使得企业及其组织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和多变,同时也推动了企业改革的步伐日趋加快,换言之,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能以新的战略对策应对市场的瞬息变化。

2.顺应了提高“人力资源”价值的需要。1961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

本”的学说,他认为完整的资本概念应包括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又发挥着远大于物力资本的作用,该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即是教育。^[3]人力资本学说的提出,使得“人是企业最大资产”的概念不断地得到了认同。由此亦使得人的资源价值不断提高,并成为了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以人为核心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正是顺应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需要。

3.顺应了变革传统管理理念的需要。自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倡导的科学管理学之后,现代管理理论虽然十分关注企业中人的因素,但思考的方式仍然是片段式的,即把企业管理切割成断片式的功能,并想将一片片生物标本式的分层管理还原为有生命的企业整体。换言之,泰勒提倡的管理理论,适应的是传统分工理论下的官僚组织体系,它按职能分工,条块分割,最终形成的是“金字塔”型的层级结构。而新的信息时代已使传统的人性观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通过多元整合的方式,系统思考围绕企业中无形资产的“人”的管理创新。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综观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理念提出的背景,即可看出两者之间的大相径庭。其一,各自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时期的不同。前者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与控诉,后者则是为了顺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而创建的一种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管理理论。其二,涉及的对象与功能的不同。前者的对象泛指所有的“社会人”,并从古希腊的理想教育理念中吸取营养,从而为现代人勾画出了一幅人们通过以博雅教育为内容的主动学习,以改变人的价值观,并提倡实现以崇尚“贤乐善”为价值基础的未来社会。而学习型组织的对象则特指“企业人”,它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以行为与认知学习理论为基础,其目的是为了构建一种新型企业的人性化组织的模式。而如何使企业获得“生命力”,并使企业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创造更多的“物资价值和财富”则是其根本的目的和功能。

二、“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的本质内涵

(一)“学习社会”的内涵

对于“学习社会”的本质特征而言,哈钦斯在其

《学习社会》中的几段描述颇为经典,他指出:“所有全体成年男女,仅经常地为他们提供定时制的成人教育是不够的,除此以外,还应以学习成长及人格的构建为目的,并以此目的制定制度,以及更以此制度来促使目的的实现,并由此建立一个朝向价值的转换和成功的社会”。^[4]“除了能够为每个人在其成年以后的每个阶段提供部分时间制的成人教育外,还成功地实现了价值转换的社会。成功的价值转换即指学习、自我实现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已经变成了社会目标,并且所有的社会制度均以这个目标为指向。”^[5]从这里不难看出,学习社会的基本着眼点在于人格的完善和人性的成长,是对人之所以称其为人的关注,这一理论抛弃了教育的外在功利主义倾向,并在回归教育本真的基础上提倡建立学习社会。为此,其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形态,还更凸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哈钦斯提出“学习社会”理念之后,对于当时处在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美国,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迅速的认同与传播。而之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推崇,并且在里程碑式的报告书——《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予以强调,由此学习社会理论才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广与提倡。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推广学习社会理念以来,包括国内的学者在内,人们对其均作了各个层面的研究与探讨,虽然表述不同,但理解的内涵基本相同。归纳起来,又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学习社会是一个需要了解其自身特点和变化规律的社会。学习社会首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而人们生活于这样的社会,并且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就必须把学习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置,并不断打破原有的平衡与稳定,以求建立新的平衡,并由此不断动态发展。社会及其组织机构应强调灵活性、弹性结构、多中心、交错网络和反馈回路,以利于自我改造和加强学习。

2. 学习社会是一个需要改变其教育方式的社会。学习社会中,教育不再是经济、政治的工作,而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而进行的活动,因此,学习社会中的教育机构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更扩展到各种机构、部门等,从封闭走向开放,学习的内容从简单的学校教材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愿意去学习的事物,从单调走向丰富,学习的方式从传

统的学校授课式发展到各种形式的学习,并倾向于寓教于乐,从单一走向多元。

3. 学习社会是一个全员参与学习的社会。学习社会,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形态,更体现了人人平等,尊重生命的价值取向。因此,学习社会中,教育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并贯穿每个人一生的,由此也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学习方式。

4. 学习社会是一个学会民主地改变学习条件的社会。学习社会涉及的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学习社会的建立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社会条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真正的民主。民主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每个人成为他自己的重要条件就是参与生活,在实践中学习参与社会、参与民主的能力。^[6]

(二)“学习型组织”的内涵

彼得·圣吉曾在《第五项修炼》中对学习型组织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其中,大家得以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7]美国学者沃特金斯和马席克指出,所谓学习型组织,就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改革组织本身的组织。因此,学习型组织亦可以定义为:“把学习共享系统组织起来的组织。”^[8]需要指出的是,从学习型组织理论提出开始,研究和模仿学习型组织模型的学者、企业家都对学习型组织的定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讨论还是局限于描述性的范围,还未科学揭示出学习型组织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各种定义都从各自的角度把握和突出了其某一方面的特征,难以全面而透彻。圣吉博士自己也曾表示,没有人真正理解什么是学习型组织,甚至包括他自己,每个人对学习型组织的描绘只是有限程度的近似。在国内各行各业兴起创建学习型组织热潮的形势下,为数不少的学习型组织概念只是语言和文字的游戏,或是受其启发后的丰富联想,而不是反映其真正的客观状态。”^[9]以上的论述基本揭示了规范学习型组织概念的艰难性,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概念在进行科学定义时所存在的内涵模糊性。以下本文即试图通过学习型组织所提倡的“五项修炼”来对其内涵作一粗浅的分析。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曾指出:“公司要有竞争能力,不仅需要具有学习能力,而且需要

持续不断专注地学习。学习型组织的概念乃是由员工个人的修炼、经理人的个人变身以及整体组织的学习环境所构成。首先,组织内的员工个人需要能展开五项修炼:放弃旧有的心智模式(突破习惯领域);学习开放自己,接纳别人(驾驭自己);了解组织真正运作的方式(系统思考);分享共同的愿景;然后共同努力,完成共同目标(组织学习)。”

五项修炼内容其实早在其他有关管理理论的表述中就有所体现,但学习型组织的贡献是将这五项修炼系统地整合在了一起,并赋以了整体提升组织素质的目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其中“系统思考”是核心,也是练习其他四项修炼的粘合剂,而团队学习则是基础。由此构成的组织学习才具有影响力和归属感,换言之,即把组织植根于每一个成员的意愿上,而共同愿景亦使组织成员的个人愿景有了归宿,最终则通过心智的改变以促使个人的自我超越并提高整个团队的“群体智慧”。

三、“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理论发展方向的分歧

(一)“学习社会”的发展方向

首先,就“学习社会”的本质来看,它指向的是一种宏观视野下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其理论基础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让教育回归“本真”,使社会民众提升教养,而最终达至“贤、乐、善”的理想目标。“学习社会”强调对人的存在的强烈关注,强调人性的回归与解放。目前,社会的功利主义及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激发,都印证了“学习社会”理论的重要与必要。

1. 若从人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学习社会”认为成长是一种内在的持续不断的动力。换言之,人来到这个世界时带着的只是潜能,他必须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发展并完善自己,才可能不停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成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一再证明,人有不断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也证明,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完善的过程。^[10]因此,所谓“成长”,其实就是一种内在需要,也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而当社会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时候,当人们的闲暇时间随之增多,并不需要再为生存而奔波之际,成长的需要便就显现出来,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便也随之展开。以

上的观点也以托因比(Toynbee.A.)为代表的乐观余暇社会论者的见解而得到了印证。^[11]

2. 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如何适应变化的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众所周知,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知识的层出不穷,呈“爆炸性”的增长态势。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6年年度报告》所指出的:“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中,学习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决定个人、企业和国家经济的命运。”^[12]由于如今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尤其是信息内容之广、更新速度之快,已经不是传统的知识教育可以企及的。而这一切,也促使了传统的学历社会走向了学力社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化,推动了个人和社会在不断的平衡——破坏——平衡中不断向前,而这就构成了学习社会形成的又一因素和动力。

学习社会的形成,其不仅以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为前提,而且还因社会的变化而促使了人们对于学习的进一步依赖与思考。^[13]换言之,从社会层面看,各种物资资源的极大丰富,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架起了学习的网络。再就个体层面而言,个人的学习也已不再迫于生存的危机而已成为了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人们自我实现的途径,而学习也将与功利基本无关。

(二)“学习社会”在我国的发展实践

目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学习社会的理念已成为许多国家和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与未来发展的追求目标。就我国而言,学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建设也已初见其效。从各种业余的培训和成人学习而言,从1987年至1997年的10年间,全国累计大约有3.3亿的人次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岗位培训,^[14]其不仅解决了再就业的问题,而且也为提高市民的职业素养及精神品质作出了重要贡献。再从各种业余的学历教育来看,仅自学考试制度一项,在实行的20年中,就为社会培养了近625万本专科人才,^[15]这也为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取知识和资格的途径,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最为关键的提供教育机会的问题上,资源的共享与流动也已经得到了良好实现。区域之间的师资流动,农民工子女的就近入学等政策都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推进了学习社会建设中关于公民权与学习权的保障问题。而远程教育及继续教育的快速发

展,则更是为全社会的民众提供了学习技术和内容的保证。如自1978年开办远程教育以来,教育部批准的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学院已达67所,另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44所省级电大、690多所市级电大,1600多所县级电大,2000多个校外学习中心以及13000多个社区教学点。其开设的十大学科门类,百余种专业。开设的学历教育也既包括了研究生、专科起点攻读本科和普通专科等的各个层次。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最独特的远程教育的网络系统。^[6]特别是最近上海开放大学的创办,学分银行的配套建设等,则更是标志了我国已经迈出了奔向学习社会的坚实步伐。

(三)“学习型组织”的发展方向

“学习型组织”的理论是将人本管理理论和组织管理理论加以有机连结,并将人与组织在“五项修炼”的基础上赋予相互作用、平衡发展、协调配合的功能,从而使现代管理理论有了新的发展。由于这一新的管理理论让人耳目一新,虽然产生和发展的时间不长,但一些国家尤其是企业,却对其十分推崇。

当问到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发展趋势时,彼得·圣吉曾说:“学习型组织今后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我想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人,进而发展组织,这是必然的一种发展趋势。尤其是在你认识到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系统,组织是一个活的系统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的关注点会进一步扩大,即不仅仅是关注一个组织,而是从关注组织到关注组织以外的东西。当人类从最早关注技术进而关注到生产发展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人们的关注点,从一小点进而进一步扩大。但是人们的关注点也许不仅仅只是可持续发展环境的问题,他们还可以关注得更大,以致关注到整个人类系统。”^[7]

从某种角度看,学习型组织也关注人,从彼得·圣吉的以上回答中就可以看出,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把人的发展放在了第一位,认为要为组织营造一个学习氛围,以让个人不断的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并实现自身的目标。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针对的所谓人的定义与学习的定义,与“学习社会”理论中对人和学习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道传统的管理理论都是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的基础,因此学习型组织理论所指的

人,实际上指的是假设的“学习人”,这是一种“假设的”渴望自我超越的人,他们能认识自己的思维定式,能积极改善心智模式,并为了达到自我实现的要求而希望通过不断学习与修炼以有所提升。假设的“学习人”是可以利用系统思考的方法,并通过协调个人愿景和组织理想,同时在共同的目标下,通过团队学习而达到个人和组织的发展。“学习人”的人性假设虽然不再只关注物质财富的追求,它们也具有向往更高精神追求层次的人性特征,但“学习人”与组织的愿景是否能协调一致,以及组织是否会提供“学习人”以自我实现的环境则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学习人”所处的组织是企业,是视人为无形资产,对人进行价值榨取的组织。众所周知,企业永远都在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古往今来各种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其基本目的就是为了不断提高企业效率,降低风险和提高利润。虽然不乏有协调企业发展和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但真正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诚心诚意地考虑人在组织中如何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企业似乎还未出现。除非是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才有可能出现组织中人的价值追求和组织追求的愿景协调一致的状况。

其次,从学习型组织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来看,在激烈和混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一些知名企业可能由于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需求而由盛而衰。由此使企业把对开发产品的重视转移到了对人的重视,并把企业员工素质的提高、员工能力的增强看作是不断增强竞争力及创新进步的源泉。因此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可能正中某些想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来为企业带来财富的“组织”的下怀。虽然学习型组织理论所提倡的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和技能的范畴,但急于求成的企业或组织其实并无空暇去关注除了利润最大化以外更深层次关乎“人”的存在和价值的意义。因此,学习型组织理论中的“学习”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工具性意义”的学习,学习型组织理论中提倡的所谓“人”的自我实现亦只能是浅层次的、温饱型的,深层次的目的无非是通过“学习”去培养与缔造能为企业创造物质财富与价值的人。学习型组织在全球的发展也确实形成了一个类似知识管理的模式,即把学习型组织演变成知识管理的组织,而这里的组织愿景也应该是企业不断开发和创造财富的愿景,学习也同样演变成了创造财富的手

段和工具。

(四) “学习型组织”在我国的探索和实践

在政府的推动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下,学习型组织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可谓轰轰烈烈。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在组织变革和个体能力的提升上有所发展。而学习型组织理论中的“五项修炼”则正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个简明而快速的操作方案,因此它也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追随国际最新管理理念发展的企业和组织。学习型组织的引入和“中国化”的过程,确实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然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些企业管理者的急功近利。有些企业对学习型组织理论断章取义,有些则直接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打造所谓的学习型组织。正如彼得·圣吉在《再评学习型组织》一文中所提到的:“去年我在北大接受采访时,有人说自己的机构已经是学习型组织了,而我认为,我走过的那么多国家里包括美国在内,任何一个组织如果它号称自己是学习型组织的话,我就非常有把握地讲它不是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建设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延续下去的一个过程,人们当然会有标准判断自己在建立学习型组织过程中做得好还是不好,但是不会有什么专门的工具判断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学习型组织。”^[18]由此可见学习型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理论与实践的误区,追求表面化与实利化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我国,学习型组织的理论甚至早已跨越了企业的范畴而开始渗透入政府、党派和民间的一些组织之中。人们普遍认为,建设学习型组织首先要建设学习型个人,其次要建设学习型的团队。而如果要建设学习型城市,则就需要建设学习型的政府、学习型的社区、乃至学习型的家庭。笔者以为,以上现象的出现,都是对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望文生义。而众多套着学习型“桂冠”的各类组织也有悖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核心——系统思考。他们依旧将社会、组织、事务的发展按照静态分割的做法,试图通过层层细化,逐级提高的做法而达到整体的提升。

四、“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的交互影响与作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学习社会与学习型组织无论在理论产生的背景,还是概念的本质

特征与对象指向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依然有着一定的联系。

关于两者的关系,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学习型组织”应是“学习社会”的基石,其理由就在于组织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前进亦依靠各个组织与细胞的发展,因此它们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而由此也进一步衍生出“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等的新生概念,并且对其赋予了理所当然的含义。从字面上看,这种观点最容易接受,因为它将学习型组织与学习社会的关系等同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并且用障眼法将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变得理所当然。然而,通过上文的对比与分析,我们清楚地明了“学习型组织”本质上是一种管理理念与模式,而“学习社会”则是一种未来社会的形态,甚至更是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与价值。因此,通过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来实现学习社会的观点,无疑是经不起推敲的。

关于学习社会,当哈钦斯首次提出之时,米恰尔·扬就曾经指出学习社会在某种层次上无异于是另外一种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19]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人都能够自由、自主、自愿地学习,可以充分的发展,可以自发的完善人格而不受物质条件约束,这样的社会是一种信仰,与共产主义社会的信仰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实现哈钦斯所构想的学习社会并非凭教育一己之力就可以达到,而是需要建立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发达的基础之上。因此,目前学习型组织所带来的效应以及创造的物质价值,似乎也为未来理想的学习社会的早日到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学习型组织”也可看作是促进学习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过程。

尽管学习社会被质疑为具有着乌托邦的虚幻色彩,但其依然有深刻的内在价值。胡赫与迪特曾指出:“我们用来作为生活的基础,或由他人将我们的生活定位于其中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假设本质上也是神话。这就是说,这些特殊的观念客观上无论是真是假,至少对一些人而言,正是它们提供了思维、行动和前瞻性计划的基础。”^[20]可见,学习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并正在从根本上指引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理念和价值观,它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与功能。因此,在推动学习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强化“以人为

本”以“贤、乐、善”的追求作为学习的内在动力,甚至渗透入学习型组织的发展之中,并逐渐消融或淡化学习型组织的营利目的与功利色彩,以建设一个

人人成为自己学习的主宰者以及一个不断追求人性内在真善美的理想社会而竭尽全力。

(责任编辑 翁伟斌)

参考文献

- [1]任钟印.世界教育名社通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 [2]赵红亚.浅析赫钦斯的学习社会思想[J].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 2007 (1).
- [3]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蒋斌.张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4]Hutchins. The Learning Society[M].Penguin Books Ltd, 1968.133.
- [5]Ranson, S. and Stewart, J. The learning Democracy [A].S.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 [C].Cassell.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253-270.
- [6]Ranson S.Lineages of the Learning Society.In S.Ranson (ed).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 [C].Cassell.London and New York.1998.1-24、91-108、253-270.
- [7]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1998:3
- [8][美]沃特金斯,马席克.21世纪学习型组织[M].沈德汉,张声雄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6-7.
- [9]高正平.对学习型组织的冷静思考[J].企业管理,2004 (3).
- [10]Jerry M.Burger.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 [11]Toynbee.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Gross R.(ed.) ,Teacher and the Taught [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1963.134-135.
- [12]陈乃林,孙孔懿.学习型组织:学习化社会的组织基础[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7).
- [13]吴遵民,赖秀龙,周翠萍.中国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理论研究与探索[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3).
- [14]吴遵民.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89.
- [15]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2005[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24.
- [16]邵锦绣.现代远程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D].苏州:苏州大学,2010.
- [17][18]彼得·圣吉.彼得·圣吉:再评学习型组织[J].中外管理,2006 (6).
- [19]陈廷柱.学习社会——必要的教育乌托邦[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 (6).
- [20]Rikowski, R..Only Charybdis: The Learning Society Though Idealism [A]. S. Ranson. Inside the Learning society [C].Cassell.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214-219.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s and Differences on the Two Concepts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Wu Zunmin, Melikay·Umar & Fu Le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As China's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two concepts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have been familiar to us, and often have appeared together. However, few scholars have explored this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comm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earning society" and "learning organ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background, theoretical principle, and the nature of meaning, in order to make a modest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in academic fields in China.

Key words: learning society, learning organization, the commons and differences